

张欣

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。
我想写现实、写人性，
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
直指内心。

自选集

张欣◎著

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选集系列

海南出版社

张欣

自选集

张欣◎著

海南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欣自选集 / 张欣 著; -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-7-5443-2287-4

I. 张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第 163296 号



出品策划: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abookstore.com>

张欣自选集

作 者: 张 欣

责任编辑: 刘 靖

特约编辑: 汤万星 吴 鸿

装帧设计: 陆智昌

责任印制: 杨 程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读者服务: 杨秀美

总经销: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43.5

字 数: 800 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2287-4

定 价: 48.0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代自序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名字就与都市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尽管我一直也不赞成用题材将作家分类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北方的读者似乎对南方的都市生活更感好奇，这大概是因为南方的都市更像都市吧。

我的确一直都在写都市，确切地说是寻找一种感觉。因为只有找准了感觉才能搭上都市的脉搏。首先，我不认为着重的落笔点应该是摩天高楼、繁华街道、时尚娱乐场所，以及具体到个人的夏奈尔时装和法拉利跑车。这些东西都是都市文学的零配件，并不是核心部分，在我看来，核心部分应该是全新的观念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观念陈旧，再华丽的外衣之下，小说本身仍是都市里的乡村小说，因为它的意识是农业经济式的。譬如我新近的中篇小说《浮世缘》，男女主人公都不是古典爱情主义者，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分别走上了极其功利的道路。然而，即便是在金钱至上、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，这种牺牲爱情的做法也没有成全他们，他们的梦想都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。最终他们发现，真正能照亮生命的，还是人最本真的情感之光。

这便是一部有时代印记的作品，其中的都市人也不再是“你耕田我织布”的田园式的爱情模式，他们经历了残酷的物质化的血腥洗礼，从中体会人生真谛。如果没有以全新的角度诠释这个故事，那么再多的外部繁华，也不能让它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小说。

其次我要说都市文学的另一个我认为不可或缺的元素，那就是一种独有的情绪。都市小说的情绪我觉得非常重要，它是自由同时又是内敛的，它敏感但不大惊小怪，同时有着抹不去的孤独体验和淡淡忧伤。这种情绪的把握是在叙事和字里行间的渗透。它决不是矫情和无病呻吟的，更不是自恋狂性质的。那样的话，它会冲淡都市文学应该具备的那种大气，而显出深宫怨妇式的空洞、苍白。

我的另一部中篇小说《缠绵之旅》便是一部情绪之作，女主人公因为各种原因未嫁，内心深处本来就是失衡的。而她又努力地保持自己的生活品位，使人

为地跟现实拉开距离。然而，在一次怀旧的演出中，她邂逅了年轻时在学校里大她两届的“偶像”，尽管岁月的风霜使得他们都不再年轻浪漫，但他们还是双双坠入情网。故事写到这里本身是可以圆满的，但是，这场爱情还是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面前成为无痕春梦。男主人公为了重返政坛，选择了一个对他有利但决不可能有结果的女人，因为他知道，单纯的爱是没法维系太久的。这个故事并不复杂，但它始终包裹在一股浓重的怀旧温情之中。女主人公也始终在一种独有的情绪中憧憬，希冀、破灭、伤感。

我还想说的一点是，都市文学反映的生活层面大多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。

相比于农村题材的小说而言，我所喜欢的《老井》，它其中的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都围绕着一个“水”字。如果老井村有水，那就不会有那些人物和故事。而水是生命中不能缺少的东西，这使得这部小说的文学命题十分厚重。然而，我觉得都市文学本身没有这种先天的凝重感。下岗、疾病、犯罪当然也是都市文学中要命的东西，但它也仍不能与水相比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在对都市生活的开掘中，更注意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。其实，能承受住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，也是相当不容易的。

我在写中篇小说《拯救》时，塑造了一个尽职尽责的文物工作者。以她个人的愿望，无非是要做一个正直、诚实，对得起国家遗留下来的文物的好人。这原是再简单不过的愿望，但她要在困境中做到这些也有着诸多的内心冲突。最终，她因为负责任而牺牲掉了宝贵的生命。

然而，作为都市人的内心感受，在我看来，在人生的某些关口，与老井村村民的某种感受是一样的。我从来都不认为都市文学就一定属于时尚、流行，而农村题材的作品就一定厚重、深刻。在人心、人性方面，彼此都是承受，尽管承受有轻重之分，但内心的压力和痛苦是一样的。

都市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元，这使得都市文学的阅读变得不可能成为唯一，那么都市文学的使命就更加任重道远。我一点儿也不担心都市文学会被卡拉 OK 或者疯狂的迪斯科取代。就像站在白云山上的夜晚，在璀璨的灯流中总有一盏属于你。那么，在日益强大、繁华的都市里，总有一种阅读可以慰藉一颗孤独或者伤感的心灵。

张 欣

目 录

代自序 1

短篇小说 1

雨季 / 3

非常夏天 / 8

访问城市两篇 / 16

一生何求 / 35

中篇小说 47

梧桐，梧桐 / 49

鸽血红 / 87

绝非偶然 / 133

真纯依旧 / 183

窑艺 / 212

掘金时代 / 241

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 / 281

婚姻相对论 / 314

长篇小说 353

沉星档案 / 355

为爱结婚 / 483

无雪的冬天 / 547

最后一个偶像 / 625

张欣主要作品目录 / 687

短篇小说

地把长发披散下来，眼影偏重，多少有些勾人魂魄之魅力。这几年，雁鸣显见是有人调教的，已有了一种成熟与性感的美。

《访问城市两篇》

雨 季

1999年6月18日 星期五 细雨

熟人回头望了我一眼，继续呆着一张脸，埋怨叉烧包道：“到底是不是你的？是，我也只好帮忙；不是，你也不要总是麻烦我嘛。”她声音其实小小的，只是我跟在后面太近了，不得不听到。这女人推一辆验血车，脚步如飞，我和叉烧包几近小跑才跟上她。叉烧包一本正经地点头：“是我的，是我的……”熟人白了他一眼。

叔杭不敢跟进来，只好躲在门诊大楼旁边的冬青树下面，脸色比我还苍白。看他那样子，我倒不怕了，总之这种事不能怨，怪自己不小心好了。街上药店里的安全套，白拿的，自然会有质量问题，或破或漏，没有理由将超薄耐用的进口货白给你。这笔账还算不过来，还金融专业大学生呢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

叉烧包这个人，真是好得没救了。他说过喜欢我，我只说过一句没感觉，他就再也不来缠我，照样对我很好，现在临到毕业，我和叔杭出了这种事，倒叫他来求熟人，以我男朋友的名义陪我到妇产科，他竟没有一点怨言和脸色。虽然叉烧包有些胖胖的，似乎不大有血气，但人还是蛮聪明的，每回玩“模拟交易所”，他手上的理论五十万，炒来炒去不失手，还有小小盈利；叔杭喜欢搞大手干预，除了输还能有什么下场？

叔杭也不是高大威猛啊，江南小白脸一个，一米七二的个头，爆眼睛，眼镜圈配上刀片头，真不知我看上他哪点了，身体又不大好，几次低烧找不出原因，陪他看病、找工作，都是我骑自行车带着他，稍有不顺，他就一脸晦气，脏球鞋也不刷一刷。我说你这个样子，哪个单位肯要你？！他说，我哪有钱置什么西装

革履？我要是女的，肯露脐、露背，什么工作都找到了。

没办法，就是喜欢他，爱他。妈说我这个人，怎么好强都白搭，嫁一个上辈子的债主，哪会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佩服的人，她说，你不要跟叔杭结婚，跟他同居好了，真是惊世骇俗，普天下可有这样的母亲？但只有我知道她是爱我的，也尤其了解我，越不让我干的事，我就有了天大的勇气，非干不可。现在让她道出了实质，倒是一拳砸在棉花上了。不过这次做手术，我还是不告诉她，省得她操心，她离那么远，又帮不上我，还有可能写信骂叔杭一顿，这算什么嘛。

熟人把我和叉烧包扔在妇产科，进去可能跟医生交了几句就走了。她是化验室的，想也是无权无势的人，脸色蜡黄，人瘦成一把柴。外号肯定是“斋啡”，没奶的，穿上白大褂，更是搓衣板了。叉烧包追着她身后感谢她，她头也不回，只挥了挥手。

叉烧包解释说，上个月他带莉莉来过一次，要不人家不会这么不热情。我笑道，原来你跟莉莉还有一手。他说，他是想有一手啊，可是莉莉是贵州户口，她想留在广州并进金融大厦，不献身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叉烧包嘱我这件事千万不要声张。我怎么会呢？温食不易，现在大学生通街都是，哪个单位缺菩萨，要把你供起来呀。

妇产科的走廊上，面对面两排长椅坐满了人，老人和丈夫陪的，就提着大罐小罐的补品，年轻的双双对对，都是呆若木鸡，一副等待判决的样子，两手空空，什么准备也没有。找熟人的目的是，据说大夫对未婚先孕的女孩子特别狠，你若叫一声，几十句挖苦的话在那里等着呢。我和叉烧包还在那里讲笑，别人都用奇怪的目光打量我们。

我其实是很愿意小鸟依人的，然而叔杭不在跟前，我不可能在叉烧包面前先熊包了，心里害怕是害怕，两手冰凉全是冷汗，尤其看到做完手术被搀出来的人，根本是从坟墓里刨出来的，我头已经开始晕了。

护士叫我名字的时候，我先是没反应，后来又弹起来。叉烧包捏了我手一下，可能是叫我挺住吧。

的确是很痛，现在来补这段感受，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。但不知为何我一点也不恨叔杭，这是两个人的事，也包含了我的需要，干吗要恨他？许多女孩子一到这里来就无比委屈，我也不是不委屈，只是感觉怪怪的，一是不恨叔杭，二是觉得对不起母亲。

不想写了。

1999年6月18日 星期五 微雨

今天报纸上登了年仅18岁的华裔少年司徒炎恩威震华尔街的事。14岁开始管理的股票基金，连续三年取得三成多增长，而他参与操作的专业人士管理的股票基金，赢面在九成以上。我和他的志向是惊人的一致。不过报纸的照片上，他一脸稚气，却打着领带出入纽约金融中心曼哈顿，与年薪千万的金融巨子共事。而我，目前工作尚无着落，愁得老气横秋，出街有孩子问路，只怕也要称我阿伯了。

我是坚决不回杭州去的，不是杭州小，再小的地方也有国家银行，更易冒尖，竞争的人少嘛。我是不愿意守在家门口，我对家庭没什么感情，父亲从小就看我不顺眼，他喜欢大哥，觉得他会有出息，结果怎么样，干什么什么不成，到现在还赖在家里，婚倒结了两次了，可是父亲照样无视我学有所成，对他我只有恨。

班主任也实在能力有限，其他班的班主任，总能推荐出几个尖子去，只有他，什么关系也没有，带我们到人才交流中心，那儿我们自己不会去？用人单位问我们的情况，他结结巴巴，先就矮了一截。人家知道他是老师，连表格都不想发给我们了。前几天，有人给他寄了一条小麻绳，意思是为学生找不到出路，上吊谢世算了。有同学说解气，也有同学说太损了点儿。我不管，麻绳是我寄的。

今天陪渊云去医院做手术，我也真是该死，这种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怎么倒成了唯一减压的法宝？看着她和叉烧包还有那个什么熟人一块往妇产科去，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。我当然是爱渊云的，但现在似乎需要超过了爱，不是生理需要，而是一种精神需要。其实她也没有背景，也没有后台，户口更不在广州，但她为什么总是比我乐观，而且敢冲敢闯，建设银行居然就接受她了，而且是留在总部。叉烧包说她是脱颖而出，脑瓜子灵极了，电脑、英文又都跟得上，去面试的男孩都不如她。不知为何我就是难以全信，倒怀疑是叉烧包在暗中帮她的忙。叉烧包是本地人，家里一大半亲戚都在金融战线工作，又对渊云有意思，他巴不得我跟渊云分开，他好捷足先登。

你看他给我介绍的两份工作，电台讲股，这算什么嘛，学金融的最忌讳纸上谈兵，他又不是不知道。要不就在全兴证券公司做高级分析员，开始我还挺高兴，后来才知道，全兴的主要业务是出分析表格，根本没有自营盘，我毫无可能转做操盘手，另外也不肯解决我的户口，房子在哪儿更是天知道。

现在唯一肯给我转户口又是全民单位的就是氮肥厂，叫我进财务科，先签八年不许调走的合同，也带我去看了职工宿舍，我能分到两房一厅，可是那种地方，我怎么待得了八年？

有时候，我突然会想到，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发达了，还会爱渊云吗？这问题

先叫我大吃一惊。渊云这个女孩，太没有城府了，上次我低烧查不出原因，她居然跳起来跟医生大吵，就差没骂别人饭桶了，我当时真是眼泪往肚子里流，觉得我们天造地设，现在的梁祝嘛。但冷静下来，我又觉得她太没有心机，对我又太没有保留。我其实常常教导渊云别那么傻，她颇不以为然，所以我知道我们之间并非没有差距。太晚了，我要睡了，明天还要去菜市场买鸡，给渊云煲鸡汤喝。

1999年6月18日 星期五 雨

今天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陪渊云去医院手术，她在观察室观察是否会术后大出血时，医生把我叫进去，嘱咐我不能见凉水，不能房事，要吃什么等等事宜，情不自禁看了我两眼，肯定是觉得我面熟，上个月陪莉莉来，她也是这套话，估计认出我来了。

检验科的那个熟人，是姐姐下农村时的插友，她一定觉得我在外面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热情一次比一次少，哪里晓得我还是个童男子。

我是从心里爱渊云的，哪怕她跟别人生过八胞胎，我也一样爱她。除了她的样子好，我最看重她的就是单纯、善良。现在这样的女孩子哪还有啊，别说学金融的，就是初中毕业，小算盘也打得噼里啪啦的。我就是从她怎么去爱叔杭，发现她是一个难得的好人。

其实叔杭是在用脑子爱渊云，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现在需要渊云，除了三十八度的低烧，他两手空空，连勇气都要从渊云那儿索取。他们在学校外面租房，我知道全是渊云妈妈寄给她的钱，叔杭跟家里关系不好，勉强拿到生活费就不错了，可他住在里面心安理得，一点不觉得渊云始终在付出。

他发低烧，渊云顶着大太阳，骑自行车驮着他去看病，头发都汗湿了，他竟然说，渊云你离开我吧，否则我会把你拖垮的。跟演话剧似的，他明明知道渊云是什么人，这么说，渊云恨不得叔杭需要打的针，全都扎在自己屁股上，你若真心痛渊云，自己去看病好了。如果你要渊云陪，就不要讲这么末流的台词，又不是戏剧学院的学生。

说到找工作，如果渊云利用我对她的好感，我是很乐意效力的。可是渊云从来不跟我讲这方面的事，我主动暗示她，她却说，叉烧包，班里够多的同学给你找麻烦了，你如果还有余力，就帮帮叔杭，他不肯回杭州，留不下来就很成问题。我说，你就不怕留不下来。她说，我好办，我可以给合资企业当会计用，叔杭老才疏，找不到合适的单位，不是要闹死了？

从观察室出来，渊云脸色煞白，嘴唇发乌，我想背她，她不肯，只好架着她。叔杭看了她一眼，当然也吓了一跳，可马上又说，你没事吧，我下午还要去

见工呢。见你的大头鬼，他去投资公司见工，还不是我舅舅在那儿，我是看在渊云的分上帮他，他却叮嘱我不要告诉渊云，以便增加他自己的个人魅力，真算得上厚颜无耻了。

今晚莉莉找我，哭得两眼像烂桃，她说跟她睡的那个总经理突然宣布退居二线了，才五十二岁。她真是着急了，叫我不嫌弃她，她想给我当老婆，我婉言谢绝后，她居然反咬我一口，说要跟校方说孩子是我的，我得认账到底，还要拉我在医院的熟人作证。你说她跟渊云怎么比？我不会找对象的，因为我坚信，渊云和叔杭即使结婚也会离婚的，我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等他们始乱终弃吧。记得明天给渊云买点补品，他们说阿胶比较好。

1999年6月18日 星期五 小雨

小明的老师又打电话来，把我叫到学校去训了一顿。

也难怪她发火，小明好死不死，英语单元考只得了十六分，别说老师，我都差点当场吐血，等他放学回家，真恨不得油煎了他。

不过最衰还是他老豆，够胆在外面包二奶，回来当然是黑口黑面的闹离婚，开始还背着小明，后来也顾不上了，因为他转移存折，我得扑上去抢救才行啊。这样小明的成绩就下降得特别厉害，孩子我是肯定不给他的，天下二奶一般黑，那个狐狸精怎么会对我的仔好？

科里的香姨给我出主意说，趁着他一门心思想离婚，你不如狠狠敲他一笔，老了也好防身。等他心淡了，又不跟你离婚，又在外边乱滚，钱也让那个女人搜刮尽了，你不更惨？！话是这么说，可女人四十一头家，点点滴滴都是我青春和心血，说完就完？再说小明爸没包二奶时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月月给家用，也算是个住家男人，现在他是鬼迷心窍，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呢？

香姨也是，她老公虽然没有包二奶，但是在外边七兜八搭的，听说相好就好几个，也不见她吵离婚，还晚晚煲龟汤给她老公补身子，倒劝我离婚。

对了，今天叉烧包又来找我给他女朋友刮孩子，他也真是的，女朋友换这么勤，换一个就怀一个。我跟他姐姐是插友，他倒不见外，总来麻烦我。哪天我要给他姐姐打个电话，叫她管管她弟弟，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在《金融时报》工作，前两天香姨还说，有这方面的内线，我们也买一点儿股票，说不定会发。那个时候，我也不在乎小明爸是不是回心转意，倒要找一个小白脸气气他。

现在的女孩子，真不知道她们怎么想的，叉烧包那个衰样，还有人紧追，无非爸爸是中国银行的哩。

小明老师那里，可能还要送点儿礼。

非常夏天

深夜的广深高速公路，是那种单调的平坦和寂静，龚晓禾驾着一辆白色的宝马，车灯与时速都是和缓的。立体声音响轻放着林忆莲的歌，是她偏爱的凄美，以及一缕抹不去的无奈。

车内的空调器也算是暗送秋波，晓禾置身在清甜的凉意里，心情有了片刻的平静。这个夏天是闷热的，她知道车外的温度不会低于 32 度，由于潮湿和气压的关系，人根本出不了透汗，还得气喘吁吁。好在宝马车缓解了这一切，钱真是个好东西。

可以买来舒服，买来一切。

一层雨粒刷过前窗玻璃，晓禾下意识地打开雨刮器，夏天的雨都热得凝滞了，极不情愿地从玻璃上慢慢滑落，雨刮的姿势和声音无比单调，单调得像晓禾的身世、童年，浅浅的仅有 25 年的经历。

晓禾的父亲是个货车司机，寡言少语，母亲在记忆中是百病缠身，不久就故去了。父亲很快又娶了一个女人，她不见得打骂晓禾，但脸上是无尽的厌烦，晓禾跟她没话，就是很少的零花钱，也向父亲讨，如果父亲忘记了，那就忍着，决不向后母开口。父亲有时也是烦躁和凶恶的，她觉得受他的气很应该、很顺理成章。

晓禾相貌平平，毫无出众之处，扔在人群里，立刻成为蚂蚁大军，是蚂蚁中的蚂蚁，不是蚂蚁中的螳螂。她的童年除了上学念书，就是在家带弟弟、做家务——后母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同住的爷爷奶奶很是喜欢。

18 岁，晓禾没有出落得一表人才，没有考上大学，没有星探叫她去做演员或模特，更没有新版的灰姑娘的故事在等待她——她没有碰上喜欢她的富家子弟，

她的生活里没有色彩，她已经习惯了被忽视、被淡化。

不幸的是，晓禾也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，有着玫瑰色的梦想，那种寂寞和乏味的日子她过够了，她最讨厌“平平淡淡才是真”这句话，这是绚丽累了、从未平淡过的人唱出来的，对于她来说，积攒下来的太多的平淡已变成恨，变成她日益苍老的内心上的厚茧，她需要的是超强刺激和斑斓纷呈。

可惜生活有它自己的轨迹，总是岿然不动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那段时间，无论晓禾的内心怎样萌动，她苍白、平淡的生活似乎绵绵无期。

她开始做事养活自己，服务员、售货员她都做过，后来上了短期的文秘班，学会了公文格式和电脑，也就做做一般的白领。最终她落脚在一家名叫“运迅”的车行负责文秘和报表。

生活是一如既往的黯然，总经理不注意她，男同事不注意她，就连吹着口哨的洗车工也不注意她。

有一个星期天，晓禾在街上闲逛，手里提着一双新买的、风行一时、价格便宜的水晶凉鞋。很巧，她碰上了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万向虹。向虹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人尖子，既聪明又漂亮，联欢会上，她穿着海军领的连衣裙报幕，是多少男孩子的梦中情人。

“你好吗？”向虹问道。她比小时候更漂亮了，一双大眼睛迷迷茫茫，穿一件白T恤，深蓝色的牛仔褲，真是青春可人。“还好吧，你呢？”晓禾望着向虹，心里充满着羡慕。向虹道：“我现在进军演艺界，幸好被朱导看上了。你知道朱导吗？”晓禾不高兴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？！我又不是乡下人，导《宝贝》的那个导演嘛。”《宝贝》是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，几乎家喻户晓。

屹之本来是个好名字，可是朱导演姓朱，连在一起就变成了“猪一只”。不过这并不影响晓禾对朱导的崇拜。她对向虹说道：“那你要成明星了，朱导一定能捧红你。”

正说着话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她们身后嗨了一声，向虹冲他甜蜜一笑，介绍道：“这就是朱屹之，朱导。”晓禾吓了一跳，朱导在她心目中，是辽远的星辰，怎么会活生生地跟她握手，不仅高大魁伟，而且目光亲切，她木木地站在那里没有反应。向虹解释道：“我们要去参加一个聚会，他刚才跑去买烟了……”见晓禾还是没有声色，便又向朱导推崇道：“我的同学晓禾，在车行工作，可以买到便宜的汽车呢！”其实晓禾什么也没听见，脑袋里空洞无物，和朱导交换名片也是呆呆的。

整个晚上，这段情景在晓禾的脑子里闪回了无数次，她打电话给向虹：“你怎么说我能买到便宜汽车啊。”向虹笑道：“那我可以说什么，说你在公司抄烂报表，

我多没面子?!我也要让他对我有神秘感，身前身后处处是能人。”“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?!”晓禾还是嘀嘀咕咕的。向虹劝慰她道：“他不会找你买车的，你就放心吧。”说完收了线，晓禾听见她打了个大大的哈欠。

错。过了没几天，朱导就给晓禾来了电话，说是看见了她帮电视台副台长买的新车，深灰色的雅阁，样式不俗，价钱也公道。晓禾知道他说的是本车行销售部主任何小姐，那是一个女强人，可她不想揭穿这个谎言，她知道如果那样，猪一只再也不会找她了，她多希望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啊，像何小姐，排不完的宴请，收不完的鲜花，拷机、手机走到哪儿响到哪儿。

她哼哼哈哈的语气令朱导对她刮目相看，还有这么不把名人放在眼里的女孩，那一定是见过大世面的，而且现在的经销商，哪个不是急急风地把东西往外推，你只要给售楼小姐留下一个电话号码，必将永无宁日。而这个女孩，如此的不动声色，显然是大把人有求于她，这种人办事是最可靠的。

猪一只只是爱车一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女人、名牌，外加足球或泰式按摩都不能令他疯狂，只有靓车，是他梦牵魂系的最爱，其中，他的终极选择是凌志，既不像奔驰那么老牌，又不像法拉利那么招摇，真正是稳中求健、行云流水般的形象。许多人说，穿休闲服的朱导开凌志，那就是一道最酷的风景。

又过了几天，朱导打电话约晓禾出来吃饭，说他和他的制片都看看贵行有关车的资料。晓禾犹豫了好一阵，勉强答应下来，心想，资料反正是现成的，随便拿。这个晚上一过，就把他们推给何小姐。

可是出席宴会她没有合适的衣服，这倒是个大问题。她打开衣橱，把自认为最好的衣服配来配去地穿了一遍，怎么看，也是一个土豆。这种大甩卖时买到的廉价行货，洗一水，就再也穿不出样子来了。

晓禾想到向虹，模仿永远是救急的最佳手段。她上街买了一条牛仔褲，也配了一件白T恤，穿在身上就是不一样，至少是干净、随意。

那个令人难忘的晚餐设置在国际大厦上林轩，餐厅有自成格局的小桥流水，回廊之处端坐一位绢人般美丽的少女，她穿着一袭素色的旗袍在打扬琴，琴声时急时缓、叮咚别致，总是传不到近处便散落在栏前池边，似乎俯拾即是。

朱导的朋友，汇集了社会上的各路精英，有前来买单、一掷千金的大款，有热衷于影视的企业家，有当红的音乐人、歌手，演员们更是俊男艳女美不胜收。他们谈论的话题是灵动、跳跃的，时而戛纳、奥斯卡，时而姜文、巩俐，时而又是阴阳八卦，时而又是令人捧腹的荤笑话……总之这一切加上鱼翅炖品、秘制鲍鱼，以及精美的特色炒菜，都令晓禾一阵阵地眩晕，眩晕。

一点都没错，这就是她曾经想象过的生活极品，甚至比她想象的还要有血有

肉，活色生香。她真正是厌倦了乏味和单一的生活，可以说没有话题、没有情致，更没有乐趣。

向虹当然也出席了晚宴，她穿了一条橙色的短装连衣裙，无领、无袖、无样式可言，后来晓禾才知道是华伦天奴的品牌，一种简约的高贵。向虹配了漆光的白手袋和白皮鞋，优雅中又有一点点调皮。

“我跟朱导说了，你买不到便宜的汽车，可他说他看见你给别人买的车了，款式一流，价格优惠，你怎么还跟我玩儿这个啊？”向虹的语气不咸不淡的，但脸上已经有了微微的不快，见晓禾不吭声，又补了一句，“怕我叫你买车啊？不就是上牌难点儿吗？我也认识公安局车管处的人。”她说这话时，有点像跟自己赌气。晓禾知道她不认识车管处的人，要不她急什么？她怎么不帮朱导买车？

本来晓禾是想跟向虹解释事情真相的，但她实在被眼前的良辰美景深深陶醉。什么叫生活？她只觉得生活的大门第一次向她洞开，她决定什么也不说。

宝马车像平静海面上破浪前行的舰艇，乘着夜色在高速公路上从容不迫地飞驰。

晓禾学开车可以说是无师自通，车和父亲是一个概念，不可分割。她第一次坐进驾驶舱就没有什么陌生感，方向盘、仪表、刹车、油门是她从小看到大的东西，考驾照的时候，教练对她颇为赞赏。

在微雨中夜行总还是寂寞的，晓禾觉得烟瘾有点高涨，她单手扶住方向盘，另一只手伸进邻座的大黑皮包摸索，首先摸到的是一沓一沓的美元，到达深圳之后，她将在洗手间把它们缠在腰间，然后跟随旅行团出境。又摸了一会儿，她柔软温热的小手碰到了一件生硬冰冷的家伙，这是她在三元里闲杂人员手上买到的一只火药枪，火药枪不能点射，杀伤力是一片一片的，能把人的脸打花，胳膊、腿是蜂窝样的伤口，虽不致命，疼痛难耐是一样的。有了钱就有了忧虑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她早买了这件东西以防不测。

已经摸到烟了，她只抽白色硬盒的万宝路，还没来得及拿出提包，只觉得车身微微向左一倾，她忍不住叫了一声，糟了。

早就听人说过，广深高速公路上并不安全，越是好车越会连车带人地消失，为防报警，车匪会毫不犹豫地把人干掉、深埋，然后驾车逃之夭夭。他们先用三角钉放置路上扎破你的轮胎，然后你只能束手就擒。

宝马车是好样的，像一个不屈的勇士，默不做声地又跑了挺长一段路，到底力不能支，渐渐懈怠下来。晓禾回头望去，只见一辆破旧不堪的切诺基吉普车四轮飞转，对她紧追不舍。她奇怪自己为什么能这么镇静，是不是也具备了罪犯心